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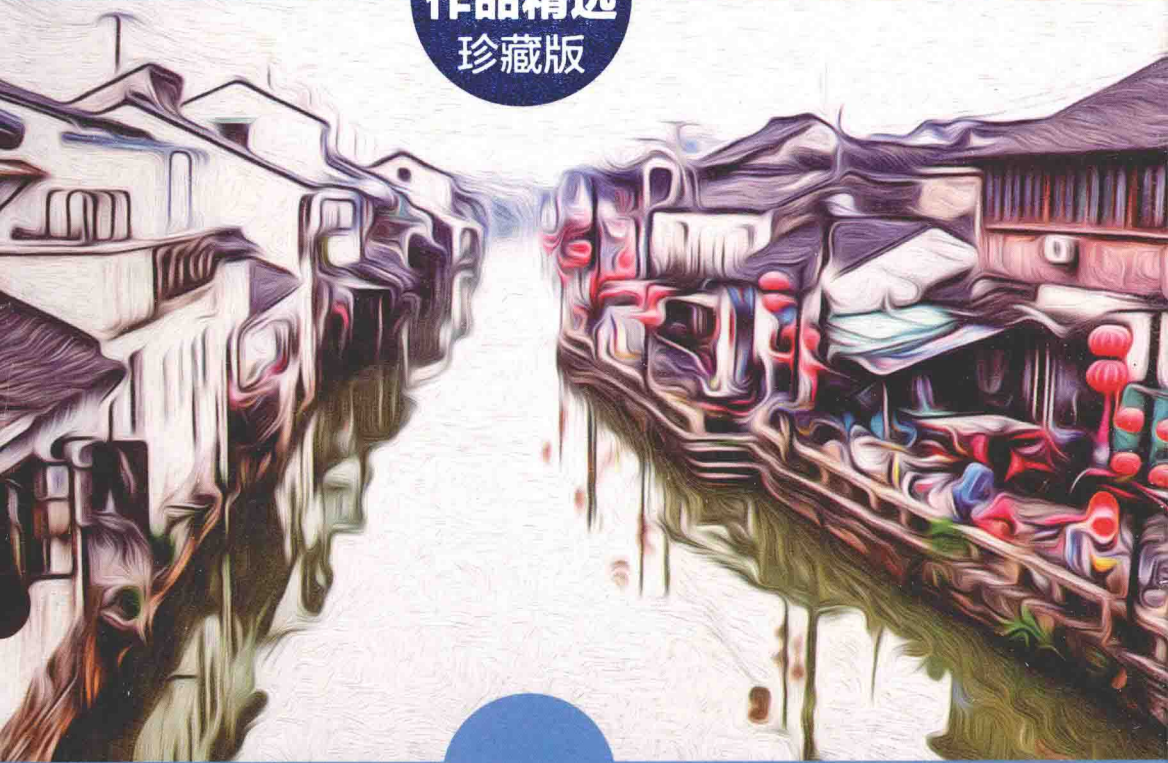
滔滔不尽的长河，  
倾诉着湘西辰河两岸人的悲欢与哀乐

沈从文  
著

# 长河

沈从文唯一一部长篇小说

沈从文  
作品精选  
珍藏版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凤凰含章

沈从文  
著

# 长河

沈从文唯一一部长篇小说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长河 / 沈从文著. --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
2015. 12

(含章文库·沈从文集)

ISBN 978-7-214-14842-1

I. ①长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5160号

书 名 长 河

---

著 者 沈从文

责任编辑 刘 焱

装帧设计 凤凰含章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 mm × 1000 mm 1/16

印 张 11.5

字 数 163千字
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4842-1

定 价 25.00元

---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编者说明

沈从文，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。湖南凤凰人，早年投身行伍，一九二四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是白话文革命的重要践行者和代表作家。沈从文文采斐然，笔耕不辍，以湘西的人情、自然、风俗为背景，凭一颗诚心，用最干净的文字缔造了纯美的湘西世界，也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特地位。

从文先生的小说和散文，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形象，湘西世界反映出的对自然的感怀和对纯粹人性的渴望，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。其晚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，编著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。

参考现已出版的各种相关文集，我们精心选取了沈从文作品中的经典篇目，并根据题材和内容特色对所选篇目重新编排。在编校过程中，我们力求保持作品原貌，只对所选作品原文的个别字词、标点符号及相关引文进行了修订和校正，最终汇成一套十本的《沈从文集》，以飨读者。

限于学力和经验，在编校中难免有错讹疏漏之处，敬请广大方家、读者斧正。

编 者

目  
录  
·  
CONTENTS

◎ 沈从文有关《长河》的三封家书 / 001

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 / 002

给云麓大哥 / 005

给三弟 / 010

◎ 长河 / 013

题记 / 014

人与地 / 019

秋（动中有静） / 028

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/ 041

吕家坪的人事 / 056

摘橘子 / 070

大帮船拢码头时 / 081

买橘子 / 091

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/ 102

枫木坳 / 109

巧而不巧 / 121

社戏 / 129

◎ 阿黑小史 / 137

序 / 138

油坊 / 139

病 / 147

秋 / 153

婚前 / 162

雨 / 170

一 沈从文有关《长河》的三封家书 一

## □ 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

——一九三八年七月于昆明

/ 二十九晚十一点 /

三姐：已夜十一点，我写了《长河》五个页子，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。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，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。夜已沉静，然而并不沉静。雨很大，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。电闪极白，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，在左边右边，各处响着。房子微微震动着。稍微有点儿疲倦，有点儿冷，有点儿原始的恐怖。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。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。我觉得很感动。唉，人生。这洪大声音，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，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。

我很想念小虎小龙，更想念起他们的叔叔，因为叔叔是很爱他们，把他们小相片放在衣袋中的。<sup>[1]</sup>一年来大家所过的日子，是什么一种情形！我们隔得那么远，然而又好像那么近。这一年来孩子固然会说话了，可是试想想，另外一个地方，有多少同样为父母所疼爱的小孩子，为了某种原因，已不再会说话，有多少孩子，再也无人来注意他！

我看了许多书，正好像一切书都不能使一个人在这时节更有用一点儿，因

---

[1] 作者的弟弟沈荃，字得余，1937年在浙江嘉善、1938年在九江沽塘与日军血战中两次负伤。



为所有书差不多都是人在平时写的。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，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，到——我让她到沅陵还是洪江？桃源还是芷江？等你来决定她的去处吧。

近来极力管理自己的结果，每日睡六小时，中时还不必睡，精神极好。吃饭时照书上说的细嚼主义，尤有好处，吃后即做事，亦不觉累。已能固定吃两碗饭。坐在桌边，早到晚，不打哈欠。

孩子应多睡一点儿，因为正在发育，大人应当少睡，方能做出一点儿事情！

### ／ 三十早七点 ／

一家人都上西山玩去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边。白天天气极好，已可换薄夹衣。但依然还不至于到要吃汽水程度，所以这里汽水从不用冰冰过。看看大家都能够安心乐意地玩，发展手足四肢之力，也羡慕，也稀奇。羡慕兴致甚好，稀奇生活毫无建树，哪有心情能玩！据我个人意思，不管又学什么，一天到晚都不会够，永远不离开工作，也不会倦。可是我倒反而成为病态了，正因为大家不觉得必须如此，我就成为反常行为。翟明德视为有神经病，你有时也觉得麻烦，尤其是在做事时不想吃饭，不想洗脸，不想换衣，这一类琐事真够麻烦。你可忘了生命若缺少这点儿东西，万千一律，有什么趣味可言。世界就是这种“发狂”的人造成的，一切最高的纪录，没有它都不会产生。你觉得这是在“忍受”，我需要的却是“了解”。你近来似乎稍稍了解得多一点儿了，再多一点儿就更好了。再多一点儿，你对于我就不至于觉得凡事要忍受了。

近来看一本变态心理学，明白凡笔下能在自己以外写出另一人另一社会种种，就必然得把神经系统效率重造重安排，做到适于那个人那个社会的反应——自己呢，完全是“神经病”。是笑话也是真话，有时也应当为这种人为的神经病<sup>[1]</sup>状态自悼，因为人不能永远写作，总还得有平常人与人往来生活等等，可是我把这一套必需方式也改变了。表面上我还不至于为人称为“怪物”，事实上我却

---

[1] 几处“神经”的准确意思是“精神”。

从不能在泛泛往来上得到快乐。也不能在荣誉、衣物或社会地位上得到快乐。爱情呢，得到一种命运，写信的命运。你倒像是极乐于延长我这种命运。为我吻孩子。

四弟上

## □ 给云麓大哥

——一九四二年于呈贡

大哥：得八月二十六得余一信，知左叔平<sup>[1]</sup>曾返湘到过沅陵。我们正想：如得余能和他同来，将来转湘即可将小龙带去。因彼可以上学读书，今冬入高小，只须回家时有人看到温习日课，监督他换衣洗脸，即可单独生活，不至于麻烦你们太多！虎虎小些，正需要起始认字，鼓励他写影本，早晚总得照料，相当费事，所以我们拟放在身边，对他有些好处。唯照情形说来，得余入滇，恐不会成为事实，我们返湘，也只是一种计划而已。若非局势大变，我们上路事是不能成功的！主要是不想与学校离开。照收入说，教书最苦，随便换一职业即可将生活改造。不过从习惯说，教书总还是与理想工作相称，所费时间不多，过日子比较简单，不用无味应酬，大部分时间可用到写作或读书，目下生活即较寒酸，十年八年后论及“成绩”时，总还可希望有几本书拿得出手，比别的事来得实在些。又孩子们在不大变动情形中，升学也比较便利。因此即有机会转变一个职务，也不想做。至于回沅陵，为孩子计自极合理。唯除非万不得已，做难民逃回，在家小小休息。此外如此回来住下，对我们很觉过意不去。因手边毫无储蓄，虽说有房子可住，吃的用的总得从做事上找收入，每月也不是个小数目。若不做事，耗费你们的，实不大合理。所以你托人找的上车介绍信，我就不曾带去找检查所。只想得过且过，如同一般读书人命运。且俟到不得已时再想办法。意者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到真正困难发生时，说不定依然还有办法的。目下正想抢抢时间，来写

[1] 凡字下画      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专案人员画的红线。

两本书。最近印了本《长河》，用战前辰河吕家坪做背景，上卷约十四万字<sup>[1]</sup>，不久或可出版，桂林明日社出。刚在写的叫《芸庐纪事》，拟写十万字，专写你的笑话，不久即可在桂林印行的一个刊物载出，凤子编的刊物。行将着手的名《呈贡纪事》，写呈贡三年见闻，一定还有意思。也想写十万字。上海开明为我印的集子，已印十个，将纸版带桂林时，恰值金华事变，因之纸版一时无消息，最近才知尚在杭州，并未遗失，大致过一阵带到桂林时，必尚可付印。另外又集了七个已在桂林付排，多短篇，今年当可印出一部分。若通通印出，选好的应当可编二十六本，只要书店肯为推销，每本卖三千到五千，又可照应得版税支付，照当前定价计，我至少可得五万块钱版税，那就可以在家中坐多年不用做事，再来好好写两三本大书了。这事目前办不到，据我想战后无论如何是件极简单自然的事。因为照人口计，新书只要在推销上稍微得法，一本书至少可得五万本出路，多或能到五十万本，一生写两三本书，就很可以了，何况有二十本以上有销路书。不过若照目下的商业习惯与政治上的统治方式，则我吃他们亏也极自然，因无一个可靠出版者，肯为我书推销到应有销数。政治方面又因极讨厌那些吃官饭的文化人，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混成一气，所以还不可免要事事受他们压抑，书要受审查删节，书出后说不定尚要受有作用不公正批评。这一切也都无妨于事，只要人存在，据我想来，总有一天要战胜流俗，独自能用作品与广大读者对面的！过去十多年来，在那种不公平情形中，我还支持过去了，像目前情形，即再支持十五年也无所谓。我相信有一天社会会公道一点，对于我的工作成就能得到应得待遇的。并且我能做的事，也必然比目前已有成就远得多的！

这里各事叔平说到的必已很多。物价高到国内第一，只因为游资太多，无可运用，大家唯从现存一点儿货物着眼，累来积去，因之越长越高。直到超过任何地方记录，一切人仿佛都浮在物价上面，有点儿水涨船高意思，唯百业中教书阶级，尤其是大学教授，更俨然独沉水底，无从呼吸。不过事来以渐，我们又少应酬，少添置，将两人收入全部放在伙食日用上，也就马马虎虎过得去，在比较上还算是从容自在，不至如其余一些同事狼狈情形。唯物价如再涨，也就束手了

---

[1] 《长河》的出版颇费周折，被删又被转来转去，一年多以后出版时只剩十余万字。

(米卖五百元一石，约八十斤。猪油三十元一斤，白糖三十多一斤，炭一块八一斤，金子六千五一两，鞋好的近千元一双，西装三千到五千一套，房子平均约百元一小间，拉车理发月可收入二三千，银行小职员收入约千四五百，大学校长月入不过一千三，教授月入一千左右，中学教员却又有千二一月的，总之一切都像有点儿不正常)。我想即再糟一点儿，我也得支持下去，为的是生活方面虽若事事不如人，然而生命总还是自己的，能有计划用到所要做的工作上去。并且大小四个人，几年来住在乡下，日子过得极快乐，虎虎疹子已平平安安过了，我害了一回伤寒，也平平安安度过了，兆和教书很得人信托，孩子们在逐渐长大中脾气性情看来都还可望有点儿成就。我工作成绩虽较差，唯性情上也似乎受了些书本以外教育，变得稳重得多，不再驳杂浮躁，很像孔子所说年近不惑，进入一个新的心情背景中，正可准备好好地来从新起始工作十年，证明这一生最重要的年龄尚能有计划地来好好使用它。头发有些白了，体力却健康胜过同年龄其他同事甚多，虽并不比他们胖，工作耐性照例能持久，一家生活方式又极合理，所以我想好好地来个新的十年工作计划，每年来写一两本好书。我总若预感到我这工作，在另外一时，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，我的作品，在百年内会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，我的读者，会从我作品中取得一点儿教育。至于日子过得寒酸一点儿，事情小，不用注意！眼看到并世许多人都受不住这个困难试验，改了业，或把一支笔用到为三等政客捧场技术上，谋个一官半职，以为得计，唯有我尚能充满骄傲，心怀宏愿与坚信，来从学习上讨经验，死紧捏住这支笔，且预备用这支笔来与流行风气和历史上陈旧习惯、腐败势力作战，虽对面是全社会，我在俨然孤立中还能平平静静来从事我的事业，我倒很为我自己这点儿强韧气概快慰满意！

今天九月八号，明天是我结婚九年的日子，先前一时龙龙还正在低头为大伯写信，虎虎自命为“二少爷”，照往例躺在床上，用“二少爷姿势”躺在那里，要我学沅陵，意思即是从叙述中去到他不曾到的家中，如何用大竹筒挑水，供你浇花，他印象中是知道你蹲在花台边用小挖锄掘土，就草花根株边捉虫刨蚯蚓，穿个短袄子，眼眯眯的，声音嘶嘶的，一看他来就要逗逗他发笑，且到后要上街时，必把捉蚯蚓工作交他做的。又或者一起来，三叔在院中吹哨子集合，要小龙

和他排队点名，他却早已起身带“菲格来司”在花坛边藏躲起来的。被三叔发现时，于是喊“老杨，备马！”。马共三匹，三叔骑高大的，小龙骑起花的，他骑白的，一齐出东门。回来时就在廊上吃早饭，有白桌布，用刀叉不用筷子，喝点儿汤时再吃，吃过后再下河钓鱼。这一类故事每天得换个式样，有一部分是他凑成的。总而言之每天非说不可，因之人虽不回过沅陵，对沅陵事竟像十分熟悉，且极其可能长大后还可从印象中知道大伯脾气的了。这个二少爷说起来，爱时髦处，聪明处，善于联想处，幽默处，都若集家中人之大成。他理想是要做“大音乐家”，因此时时刻刻要哼哼唧唧，唱点儿什么，唱到得意处必相当兴奋，手舞足蹈。会说许多笑话，且知道贺老广神气，食量相当好，每食后必吃点儿“饭后点心”。欢喜漂亮。相当稳健，虽只想三叔送把“会响不伤人”手枪，可未必敢放。吃东西相当精细，不落饭到桌上。也有点儿好奇，听人说什么药好，必尝尝。大少爷却有好些恰恰相反。个子瘦，将来会如他五舅舅高，爱跳高，跑得极快。会顽皮做丑角，二少爷可不干。吃饭不在乎。衣服常滚在泥里。不大会说，倒会写字，爱在书上签个名，砚上雕个字。胆量大。喜欢学校。脾气相当好。不争多吃东西，能服务，爱吃干的、酸的、焦的，也不怕辣的。医师打针不叫喊。这时节两人都睡了，两人都从不夜哭，不遗尿，就是不肯盖被。虎虎胖些，一身永远热烘烘的，盖多了必出汗。一切静得很，想起过去三十年前妈教我们弟兄在同样油灯下认字，料不到我们如今又都成为中年人。可惜做祖母祖父的都来不及看到这两个孩子，即大伯也尚不能同孩子在一起好好过一阵日子！在北平时我们生活虽比当前好，可是不会过日子，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处。二十六年搬到那王府去住，房子讲究应数所住过房子最有意思的，可是不久又打了仗。九年中倒是最近多年在呈贡住，真是最值得记忆，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，一切都近乎理想，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。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，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。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，固然极大，最应感谢的，还是兆和，体力方面的健康，与性情方面的善良，以及在困难中永远不丧气，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诚，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，想起三十年前父亲只想要我做“小叫天”，若这时还活在这个世间，让我们一同回沅陵房子来和他住一阵，听听二少爷唱唱笑笑，应当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！

我们是只因为你，也实在乐意回到沅陵来住一阵子的。不过这个事实若非受战事逼近的影响能做成，恐就得我们有点儿钱足可住一年半载后方能做到了。雨季已将结束，据闻我飞机有从湘桂调过蒙自的消息，或为戒备越南有关。若越南一紧，学校开不成，我想这个年就一定要在沅陵过了。为孩子计，是应当在沅陵好好过个年的！

得余并候。

二弟上

九月八日晚

## □ 给三弟

——一九四四年于昆明

得鱼<sup>[1]</sup>：寄来两张相片是最近照的。我们生活还勉强过得去。孩子们虽破破烂烂，还活泼健康，只是学校不成学校，未免麻烦！三姐下月即不再做事，因学校要结束，也许要休息半年看。为的是若要做事，必搬进城，城中住处不易得到，一般租房子必三百元一间，三间房子即近一千量。最难应付的是盗贼，防不胜防，常在警报时将一家所有搜光，那才真没办法！我学校事照常。只是在桂林出版之书，被扣被禁甚多，检查人无知识而又擅作威福，结果即不免如此。《长河》被假借名义扣送重庆，待向重庆交涉时，方知并未送去。重庆审查时去五十字，发到桂林，仍被删去数千字。<sup>[2]</sup>《芸庐纪事》第三章也被扣，交涉发还，重写一次，一万字改成六千，精神早已失尽了。集子每本都必被扣数篇致无从出版。小人难养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，二千年前孔子已见及此矣，不意二千年后犹复如此。大多数教书的都有点儿支持不下去。米每石在千元左右，青菜也得数元一棵，应付吃住，已不容易。至若添补衣鞋，自更困难了。大家都已到了破破烂烂情形下，唯读书空气，倒反而转好起来，正所谓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读书虽不能增加收入，情绪总好多了。寒假大致有一个月可不进城，我正希望在假中把《芸庐纪事》写完，在这里印，比较方便。昆明最好的应当数太阳，一个冬天都只需穿驼绒袍子，且可从八月穿到明年三四月。这两天算是一年中寒冷

---

[1] 即得余。

[2] 按《长河》实际发表时字数看，被删去的比这数字大得多。



的日子，依然阳光满室，只要大写字台下烧个小火，就暖烘烘的了。滕敬侯是什么人，属同辈还是长一辈？他和我通信，我不知如何称呼，望来信告我一声。九<sup>[1]</sup>问题极困难，在学校事本极好，有一千多一月，忽然要辞去，相信观音要保佑她，把什么东西都送给别人，一天默默念佛，我已用尽方法无能为力，一定要跟一莫名其妙之女人同去，努力想方设法把她找下乡，以为可休息一二月，当为制份行李，再找事做。谁知昨天一嚷，就又走了。脑子永远似通非通，在佛教会居然有许多妇女跟她学念经，认为她是最重要的一位。其实在此时要她读读经，就读不下去。我已把全副精力用尽，还是说不过来。只好听她去求观音（观音是什么她就不知道），再让许多老太太去求她！

两个月来我似乎身体不大好，小小流了些鼻血。希望过年后转强些。

你学校事恐不成功。高植不久或要出国，公家送去的。巴金尚在广西。

这里已见到有双身驱逐机在空中飞，唯从未在市区看到空战。乡下机场若修成功，有大规模空运时，恐将免不了有空袭发生，地方去我们住处八里十里，大致不会误投炸弹到十里外来。

家中安吉。

二哥

一月十一日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沈虎雏整理

---

[1] 九是指九妹。